

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

XIANSHI DE REN JIQI LISHI FAZHAN MARXISIZHUYI SHEHUILISHIGUAN YANJIU

——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研究

汤文曙 房玫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安徽省省级重点学科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基金资助项目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

——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研究

XIANSHI DE REN JIQI LISHI FAZHAN
MAKESIZHUYI SHEHUILISHIGUANYANJIU

汤文曙 房 玫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责任编辑：谢晓博 陈 艳

装帧设计：桑国磊

责任印制：郭行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研究/汤文曙，房玫著.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1

ISBN 978 - 7 - 5676 - 1590 - 8

I. ①现… II. ①汤… ②房… III. ①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 IV. ①A811 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2856 号



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
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研究
汤文曙 房玫 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 189 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 - 3883578 5910327 5910310 (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印 刷：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710 × 1000 1/16

印 张：22

字 数：327 千

书 号：ISBN 978 - 7 - 5676 - 1590 - 8

定 价：44.00 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导 言	1
一、马克思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变革及其根本旨意	1
二、马克思社会历史观创立后受到的误读和曲解	13
第一章 历史的追述	23
一、古代的社会历史观	24
二、法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历史观	30
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社会历史观	41
四、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历史观	47
五、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观	55
六、费尔巴哈的社会历史观	65
七、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社会历史观	75
第二章 走向历史深处之前	84
一、走向历史深处的哲学出发点	85
二、走向历史深处的政治实践基础	94
三、走向历史深处的初步理论基础	100
四、走向历史深处的新推进	110
第三章 走进历史的深处	118
一、从政治异化理论到劳动异化理论	121
二、打开社会历史之谜钥匙的发现	130
三、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137
四、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及其根本旨意的确立	144

五、对社会生活和人的本质的阐述	152
六、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及其根本旨意的拓展与深化 ...	162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深刻内涵与解读	173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理解	174
二、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主体视角	186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中的自然	194
四、“世界历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基本内容	203
五、现实的人是一切历史的出发点	216
六、现实的个人发展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内容	225
七、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中三个关键性的理论观点	233
第五章 20 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	242
一、社会主义的一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	242
二、新中国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	253
三、20 世纪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261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中的社会历史观	273
第六章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	286
一、全球化的人学意蕴	286
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与规律	295
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	303
四、以人为本的理念开辟了中国社会发展新境界	312
五、科学发展观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指导	323
主要参考文献	337
一、著 作	337
二、论 文	341
后 记	347

导 言

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马克思

我们所谈的是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本性。

——恩格斯

马克思对人类的第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对旧的社会历史观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实现了划时代的哲学创造——19世纪40年代中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专有的科学概念，恩格斯在1892年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第一次使用）^①。160多年来，这一崭新的哲学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它的发展又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坎坷和曲折。所有坎坷和曲折集中到一点，涉及对马克思在社会历史观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及其根本旨意的理解。

一、马克思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变革及其根本旨意

众所周知，马克思逝世后的第四天，恩格斯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葬马克思时发表的演讲中指出：马克思作为“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在其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而最重要的就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8—509页。

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①。

马克思把自己在哲学领域中实现革命性变革后所形成的新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马克思逝世之后的130多年来，国际和国内思想理论界都十分重视对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问题进行研究。就国内而言，目前对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有各种不同看法，如：有些学者或者是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或者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是“历史唯物主义”等。这些不同看法都与如何理解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的根本旨意直接相联。我们认为，无论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来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旨意存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如果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这只是指出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而没有表达出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突破口及其根本旨意。如果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二者的共同点是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理论重心是社会历史观，这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却没有表达出实现社会历史观革命的根本之点；并且，“实践的唯物主义”只是指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践性特征，“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指出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二者都还没有表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根本旨意。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社会历史观中的唯心主义之后明确指出：“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②这是恩格斯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根本旨意的表达。我们认为，只有从这一根本旨意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对此可以作如下阐述：

第一，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创立没有离开人类哲学思想的根基。人类哲学思想产生的根基是什么？哲学作为人的一种认识，是人类为了自身而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从根本上说，人类哲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学思想的产生就是对人类自身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的思考,以及对人类自身发展的探索。人既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矛盾性的存在物,又是世界上唯一自觉到自身矛盾性的存在物。当人以哲学的方式思考自身的存在时,首先是要认识世界,进而把世界分裂为不同的存在,并通过外部世界来理解、把握人自身的存在及其活动的性质、意义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哲学思想史就是探索、寻求、理解人的存在和发展所特有的途径和方法的历史,是为了把握人的特殊本质而积累必要的思想资源和知识基础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从产生哲学之日起,人的问题就是哲学家智慧的关注点。就西方哲学而言,表现为以下几点:建立于3000多年前古希腊德尔斐神庙前的大大理石碑上写的就是“认识你自己”的铭文;古希腊哲学在探索自然奥秘的同时,对人生的意义、价值和人的幸福等问题进行了颇具意义的研究;近代西方哲学走向繁荣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以人的自我意识为特征的人的主体性的高扬,进而对西方现代哲学的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黑格尔所说,人类被提升到一切哲学的顶峰,这个顶峰到了令人头昏眼花的程度,这一点乃是这个时代的最好标志。也如卡西尔所说,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起来是众所周知,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恩格斯在论述唯物主义发展时说:“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一方面,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整个人发出微笑。另一方面,那种格言警句式的学说却还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以感觉为基础的知识失去了诗情画意,变成数学家的抽象经验;几何学被宣布为科学的女王。唯物主义变得漠视人了。”^① 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清楚地表明了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中的地位。

初看起来,人最了解的似乎应该是人自身。但事实上,在人的所有认识对象中,人是最难把握的一种。其原因就在于人的“二重性”——人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高于自然物的社会存在物。人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3页。

这种“二重性”存在，决定着人在把握自身的存在和生存方式时，离不开对自身来自于外部世界有所认识，即一方面只有通过对外在世界的认识才能理解自身，另一方面认识外在世界的目的在于认识自己。从认识论上说，人之外的其他客观对象都有自己的确定性，人可以从对象自身及对象之间，运用抽象思维找出它们的异同，把握其本质和特点。而人的存在及其本质不是特定物的本质，人既同其他一切对象有联系，又与其他一切对象有着本质的区别：人同其他事物一样有生有死，但人又不断地创造出自己的“第二生命”，即超越个体局限的“社会生命”，从而使人的生命突破了自然局限，获得可以说与日月同辉般的永恒、无限和绝对的价值和意义。这就决定着人在思考自身本质的思维方式上要突破认识自然物的一般方法，即只有通过对外在世界的认识才能理解自身。面对人类认识自身的这一要求，哲学的优势和意义就表现出来了。哲学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的理论，其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反思，为探索人的生存方式的特殊本质，尤其是探索把握这种特殊本质的特殊逻辑提供指导。这是任何别的学科无法替代的。这就是哲学的“阿基米德点”，它不仅西方近代哲学发展中表现得十分清晰，而且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中得到科学而彻底的贯彻。这就清楚地说明，把人类提升到一切哲学的顶峰，对于哲学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应该”。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对待和解决哲学的“阿基米德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创立完成了哲学的这一使命。

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列宁所说的“认识工具”，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认识人类自身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离开或抛弃了人类哲学思想的根基，那么它也就失去了哲学的根本意蕴。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充分说明它没有离开或抛弃哲学的“阿基米德点”。所以，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创立是哲学发展史和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但又是沿着人类文明大道前进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如同社会变革不是全盘否定一样，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创立所实现的伟大变革，并不意味着它离开或抛弃了人类哲学思想的根基，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它深深地扎根于人类哲学

思想的根基之中，才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第二，促进现实人的发展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创立过程中的“阿基米德点”。马克思一生是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一生。正是这一终身奋斗目标，决定着马克思在自己一生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中不可能不关心、不正视人的生命现象和生活内容。马克思基于对人类本性受到自然和社会的双重挤压和摧残的深切关注，开始了自己的哲学思考。他大学毕业时所写的博士论文虽然是研究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在自然哲学上的差别，但其深层目的却是要揭示这种差别所具有的哲学和社会实践的意义，即认为伊壁鸠鲁的“偏离直线运动的原子”打碎了禁锢人的自由的铁链，从而具有确立人的自由观的哲学和社会实践的意义。从广义上说，人类的解放就是人的生命力（自然生存能力和社会生存能力）的解放，不仅要消除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而且要消除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因此，马克思在研究“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时指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①“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②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全面研究了当时的“经济事实”——异化劳动问题，创立了异化劳动理论。这个理论，一方面从客体的角度，即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对工人生存条件造成严重影响的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另一方面从人作为主体的角度，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使人丧失了人的类本质：“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③“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因此，异化劳动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对人来说，异化劳动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第二，它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①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两方面分析表达了如下基本思想：异化劳动不只是自然或人之外的力量限制的结果，更是人受自己创造出来的“物”的支配和奴役；工人通过劳动创造了一个新的现实的物质世界，而自己却在这个世界中丧失了自己作为主体本应该具有的本质和关系，工人本应该有的权利却颠倒地表现为资本的支配权，工人失去了自己，却使自己的创造物获得了“生命”。由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②。这种扬弃决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消逝、舍弃和丧失，决不是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舍弃和丧失，决不是返回到非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的贫困，恰恰相反，它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提升，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是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

从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上说，《手稿》是马克思运用自己当时的哲学观点总结和概括其经济研究成果的最初尝试。这一尝试为他确立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根本旨意——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1844年之后，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关怀更是马克思理论探索的中轴线。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蔑视人的观点，指出：“黑格尔的历史观以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为前提，这种精神是这样发展的：人类只是这种精神的无意识或有意识的承担者……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精神的历史，因而也就变成了同现实的人相脱离的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③ 强调社会历史的主体并非黑格尔主义所谓的精神，而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即将诞生之际，马克思为了使自己的“新唯物主义”与直观唯物主义区别开来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④ 随后，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16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1—29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事物。”^① 马克思在这里所表达的思想，与他在《神圣家庭》中所表达的下述思想完全一致：“如果无产阶级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② 至此，马克思实现社会历史观根本变革的思想理论准备已经具备，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根本旨意也已显雏形。

马克思的上述思想进程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关注人和人的生存方式，特别重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其根本原因就是排斥社会生活中的异化现象。正如他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时所指出的，“人是本质、是人的全部活动和全部状况的基础……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③。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只看到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对人的问题的重视与旧哲学一样具有重要地位，而不进一步看到马克思解决的问题与以往旧社会历史观有着本质的区别，就根本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所实现的革命变革。马克思对人的问题的重视和研究不同于一切旧哲学：他把人的问题研究奠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之上，从而赋予解决人的问题完全崭新的科学方法和内涵。马克思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哲学既要以为人为出发点，又要保证这个出发点能够导向“新唯物主义”，因而对作为出发点的“人”作了严格的规定。他不止一次地说，这个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④。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把现实的人作为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也就是把人的物质实践活动、现实生产劳动作为出发点，才能把握一切社会生活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本质,才能同历史唯心主义划清界限。因为只要认识人的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只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所认为的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

还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从排斥社会生活中的异化现象出发关注人,正是集中体现了“新唯物主义”的合目的性及其价值性。马克思在研究和把握人类历史发展问题时始终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对社会主体的关怀是有机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就是人的社会实践。因为,社会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社会实践创造了社会运动的基本内容,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人的社会实践包含主体的价值取向、主体力求超越现存状况的目的性等。人的本质在其理想性上总是指向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者的终极追求也是指向这个目标的。能否认识和把握这个统一,是理解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关键所在。解决了这个问题,社会历史观中的唯心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被克服,被唯心主义颠倒了的东西才能真正被恢复过来。

第三,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根本旨意集中彰显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继《手稿》等著作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清算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集中阐述了唯物史观基本理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形成。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阐述的基础上,对《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期初步显现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旨意,作出了集中和深刻的阐述。

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阐述,首先需要明确怎样理解和确定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对此,曾经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唯物史观主要是对社会结构的科学说明,其形成标志是对社会结构中这样一种从属关系的确定: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这种看法实际主张的是,唯物史观形成的根本标志就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并且这种看法明显地突出了生产力的客观性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地位,无疑有其合理性。但是,这种看法还只是对社会结构各部分相互关系的说明,并且是静态的考察结果。一旦对社会历史作动态的考察,探讨其发展变化的复杂动因时,至少有一个根本性的

问题没有说明，即生产力自身的发展又取决于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从社会历史自身中寻找答案。

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①在马克思看来，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人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因此，从逻辑上说，历史观中极度抽象的东西不是生产力，生产力也是派生物，应当深入到生产力的背后，进一步研究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这就是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矛盾问题。在这一点上，普列汉诺夫指出过：“人们常对马克思主义说：谁也不争辩在人类历史运动中劳动工具的重要意义，生产力的巨大作用，可是劳动工具是为人所发明和人所使用的。你们自己也承认：人们使用劳动工具需要比较高度的智慧的发展。在劳动工具改进上的每一个新步骤要求人的智慧的新的努力。智慧的努力——原因，生产力的发展——结果。这也就是说，智慧是历史进步的主要推动者。这就是说，那些断言世界为意见（即人的理性）所支配的人们是正确的。”^②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说法，与一般的用工具说明生产力的发展，用生产力说明生产关系的变革，用生产关系说明社会上层建筑的变革的观点相比，是有见地的。但是，普列汉诺夫又没有对这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而是认为“只是由于地理环境的某些特殊的属性，我们人类的祖先才能提高到转化这所必要的智慧发展的高度。和这完全同样的，也只有地理环境的某些特点能够给这个新的‘制造工具’的能力以使用和改造的余裕。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的‘制造工具’的能力，首先应该看作是不变量，而使用这个能力的周围的外间条件——应该看作是经常变动的量。”^③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但其中内含的“人的能力”的思想却是值得重视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

② [俄]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10页。

③ [俄]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12—113页。

马克思认为：“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① 在这里，马克思所表达的是，既不是单纯的自然环境，也不是人的天性，而是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劳动、实践，使人的各种能力，包括制造工具的能力得到发展。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唯物主义解释，从而也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奠定了最根本的理论基础。站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以实践为基础去解释包括生产力在内的全部人类历史，才是唯物史观的“唯物”之所在。

立足于人类自身历史，《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第一次作了系统阐述。这一阐述的基本思路是：

首先，阐述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关系。这一阐述的深刻意义在于否定了神学史观和唯心史观。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即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这种相互制约首先表现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② 这里所确定的前提包含着三个递进层次：现实的人、现实人的活动、现实人活动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在此之前说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③ 的论断，正是对这三个递进层次的浓缩性的表达。

其次，阐述了人类史的产生和发展。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虽然曾先后受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但由于他一开始就十分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51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注现实人的生存，特别是劳动者的生存问题，所以他能够逐渐发现劳动实践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在《手稿》中，马克思发现经济学家关于劳动的观点与现实生活并不一致，即出现了异化问题，因而展开地研究劳动的异化，直接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在批判中，马克思多次论述了劳动在人的自我产生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认识到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由于人具有自然力、生命力，因而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一思想经过《神圣家族》中关于“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思想的细化，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则演变为成熟的论述。这些论述集中起来就是，人类历史的产生根源于人类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类的生产活动产生了现实人的现实活动的物质生活条件，产生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又次，进一步阐述了人是历史的主体。人类的生产是围绕着历史主体的生存、发展和全面性的完善而展开的。人的生产活动是人本身发展的动力，而现实个人的发展构成了历史的核心内容。如果离开人去考察历史，不仅离开了哲学的本蕴，而且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导致旧社会历史观不彻底有多种原因，但根本原因就在于离开现实的人去考察历史。所以，马克思继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根本缺陷之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又进一步指出：“费尔巴哈……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①

再次，阐述了历史发展最终决定性力量。《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

这一阐述集中到一点，就是说明了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变化的历史。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把历史只是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历史主体人、现实的人就会被遮蔽。这就要求不能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一阐述作机械的理解。正如恩格斯1890年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① 恩格斯在这里既强调了生产力、经济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表明不能把“决定论”作简单理解。从思维逻辑上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以上论述，一方面是从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上说的，另一方面又表明历史唯物主义是要从物质生产出发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取决于获得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但是，“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② 这里说的是，历史内容与历史发展动力之间的关系，人们获得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的不同，决定着现实人的生存和发展经历着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